

고래

# 鲸

〔韩〕千明官◎著 薛舟 徐丽红◎译

〔韩〕千明官◎著 薛舟 徐丽红◎译

# 고래 鲸

The Queen of Red Bricks  
Copyright © 2004, Cheon Myeong-Kwan(千明官)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unhakdongne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版贸核渝字(2010)第 24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鲸 / (韩)千明官 著; 薛舟, 徐丽红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229-03727-7

I. ①鲸… II. ①千… ②薛… ③徐…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1690 号

### 鲸

Jing

[韩]千明官 著

薛舟 徐丽红 译

---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刘学琴

特约编辑: 王宏亮 张慧哲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田 果 王朝选

封面设计: 尚书堂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00千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部 码头

工厂 | 鬼物 | 独眼龙 | 少女 | 码头 |

装卸工 | 劳拉 | 刀疤 | 约翰·韦恩 | 怪物 |

暴风雨 | 出航 | 流浪 | 双胞胎 |



## 工厂

后来，那个人称“红砖女王”的女砖瓦工被设计大剧场的建筑师首次公之于众。她的名字叫做春姬。战争结束那年冬天，她被某个女乞丐生在马厩里。降生的时候，她的体重已经达到七公斤，不到十四岁就超过了一百公斤。她是哑巴，封闭于自己的世界，孤独地成长，跟着继父文学会了烧砖。经过那场烧死八百多人的大火灾，她以纵火犯的身份被逮捕，关进了监牢。囹圄岁月很残忍，经历了漫长的牢狱生活，她回到砖瓦厂。当时她的年龄是二十七岁。

夏日正午，无限亲近地球的太阳热得似乎能熔化钢铁，身穿蓝色囚服的春姬站在砖瓦厂的中央。院子中间的水泵早就干涸了，只有沿着铁管流出的红色铁锈水清晰地留在地上。砖窑周围的地面被粗鲁的男人们踩硬了，马齿苋、大蓟和高耸的野艾蒿等杂草钻出地面，茂盛地生长，互相纠缠。尤其是飞蓬草，宛如包

围城墙的士兵，总是密密麻麻地环绕着工厂。趁着主人不在，它们悄悄侵入里面，不知不觉占领了整个工厂。所谓工厂建筑，只不过是横向排列的几座砖窑，以及木板和石棉瓦混合而成的房子。春姬离开工厂的日子里，建筑物彻底倒塌粉碎了。粉碎的砖窑缝隙、房子的地板、爬满黑苔藓的波浪状石棉瓦房顶上面，仍然盛开着飞蓬草。这是自然的法则。

春姬赤脚站在从前奔跑玩耍的院子里。水泵旁，曾经茂盛的白杨树从根部断了，成了腐朽的树桩，没有了树叶，取而代之的是成串胖嘟嘟的秀珍菇。昔日弥漫在工厂的工人的汗味和喧哗声都消失了，只有春姬独自站在宽阔的院子里。回来后，春姬慌乱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曾经魂牵梦萦的风景，努力寻找人的痕迹，却已被久远的岁月风雨冲刷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了。

人生就是不停地擦拭堆积的尘埃。

这是与春姬同关在一间牢房的女囚的话。满脸雀斑的她用放入氰化钾的食物毒死了丈夫和两个女儿，被判了死刑。狱友们都叫她氰化钾。直到被判死刑之前，她仍然不停地打扫和擦拭牢房里的灰尘。同牢的囚犯们挖苦她说，没几天活头的死囚还打扫什么卫生啊。氰化钾一边用抹布擦地板，一边作出了上面的回答，随后又补充说：“死亡也没什么大不了，无非就是落满灰尘罢了。”春姬无法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她走向变成废墟的房子，突然想起了氰化钾说过的谜团般的话语。

盛夏的烈日在头顶炙烤着大地。她感觉头晕，停下了脚步。远处的铁路下面，经过天桥通往砖厂的狭窄入口已经被杂草覆盖，早就看不出痕迹了。刚才她穿过入口处的草丛，裤子沾上了泥土和草汁。每迈一步，趾甲脱落的大脚趾上不停地渗出鲜血，打湿了松软的黄土。工厂遗留的砖头早已被村子里的淘气包劈成了几半，散落在地。几天前下过雨，地面出现了很多小水坑，孑子在水坑里迎着烈日轻轻蠕动。

春姬走上廊台，上面铺着厚厚的灰尘。狗尾草从破碎的廊台缝隙里探出头来。推开折叶脱落的房门，阴暗的房间里散发出刺鼻的霉味，混合着动物排泄物的气味和蛋白质腐烂般令人作呕的气味。不一会儿，春姬的眼睛就适应了黑暗，房间里的风景映入眼帘。落满灰尘的衣物就像干巴巴的老鼠尸体，滚落在断裂的衣柜旁。墙壁上到处都长满了黑色的霉点，撕裂的壁纸诡异地悬挂在房间中央的天花板上。春姬看了看房间里的风景，经过折断的外层门，走进了厨房。厨房里的景象更是凄惨，天花板和墙壁都被烧成了黑色。搁板和灶台塌了，腐水满地。放在灶台上的锅不知丢在哪里，不见了。破铁锅和烧剩的木柴乱糟糟地堆在原来的灶坑位置。她有种错觉，仿佛闻到了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刺鼻的烟味和香喷喷的饭味，忍不住抽了几下鼻子。不一会儿，冰冷的霉味就萦绕在她的鼻尖，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感觉不到温度。

推开通往院子的厨房门走出来，远处的火车正好呼啸而过。她朝着砖窑走去。她被警察逮捕离开工厂之后，时常有人推着手

推车从邻村来到工厂，拉走无主的砖块，修补封堂<sup>①</sup>或灶台。后来，附近的淘气包们常常聚集而来，摆弄着剩不了几块的砖头。有用的砖头都没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到工厂来了。每天夜里只有狐狸和獾子等野生动物在附近徘徊，寻找食物。人迹断绝的工厂里杂草丛生，西边飞来的尘土堆积起来，渐渐抹除了人迹。

走进砖窑，冰冷气息迎面扑来。不同于外面的是，砖窑里的景象没有太大变化。阳光从倒塌的窑缝里渗透进来，幽深如洞窟的砖窑内部仍然不停地冒着冷气。春姬坐在地上，靠着窑壁。汗水浸湿的后背碰到冰冷的墙壁，她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酷热难耐，似乎连昆虫都不做声了，周围阒寂无声。

堆满红砖的工厂庭院的风景出现在眼前，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童年时代在砖块间蹦蹦跳跳的情景也历历在目。仿佛听见养父催促工人的喊声，仿佛看见浓妆艳抹的妈妈笑吟吟的脸。忘了什么时候跟着妈妈去电影院看过的某个电影场面也在眼前若隐若现，枪声、马蹄声，掺杂着金发女人的夸张尖叫声，乱糟糟地回荡在耳边。她在监狱的时候，经常跟在后面极尽折磨之能事的教导官低声耳语“巴克夏”的声音似乎也传到耳边。这是英国地名，也是起源于此地的猪的名字。春姬始终都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这名教导官被春姬撕破了脸，面部肌肉全部脱落，只能戴着铝合金面具过活了。作为女人，春姬从他那里受到了难

---

① 不铺设地板，地面为泥土的房间。——译注

以启齿的折磨，如今也都成了过去。痛苦变得模糊，她已经离开监狱，回到了衰落的砖厂。

耳边又隐隐传来火车经过的声音，像是幻听。她追着白蝴蝶，奔跑在飞蓬草之间。草叶划过赤裸的小腿，隐隐作痛。她连这种疼痛也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蝴蝶转眼飞上天空，渐渐远去。

火焰在熊熊燃烧。男人们在窑前往里塞煤炭，粗壮的胳膊青筋暴起，汗流满面。窑里散发出的热气和火焰使得他们的脸涨得通红。每次填入煤炭，就有深红色的火花像花瓣似的飞出窑洞。春姬坐在砖窑前，注视着火花。隔着红蓝交织的熊熊火焰，砖块渐渐熟透，变成红色。炽热的火焰让脸滚烫，呼吸也变得急促，但是春姬却动不了。火焰越来越猛烈，红彤彤的舌头伸出了窑外，仿佛马上就要把她吞噬。如果继续坐在这里，也许会被吸入砖窑，转眼间被火熔化。必须赶快起身逃跑，她的心里这样想着，身体却像被沉重的石头压住了，纹丝不动。砖窑附近做事的男人们谁也没有注意春姬。春姬冲着他们呼喊，干燥的喉咙里只是流淌出奇怪而微弱的呻吟。火焰到达春姬面前，火光摇曳。终于，巨大的火焰扑向春姬的脸。她竭尽全力，站起身来。

从睡梦中醒来，春姬身上的蓝色囚衣被汗水湿透了，散发出煮牛饲料似的热气。转眼间，睡觉时透过倒塌的砖窑缝隙照射进来的阳光已经挪了位置，正射向她的脸。喉咙干燥，晒得黝黑的

脸热乎乎的，像着了火。她想站起来，可是浑身无力。她用胳膊撑地，艰难地挪到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她连鞋也没穿，只是穿着囚衣。漫长的牢狱岁月，原来穿的衣服不知丢到什么地方了，最后只能穿着在监牢里穿过的囚衣出狱。她闭上眼睛，喘了几口粗气，靠坐在砖窑旁。

九天前，走出监狱大门，她不知道自己该去往何方，只是本能地朝南走。离开监狱所在的城市，看到铁路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是在走向砖厂。然后，她就沿着铁路向前走。到了夜里，靠在铁路附近的墓地睡上片刻。肚子饿了，她就找到峡谷下面的泉水，喝到肚子饱了为止。偶尔，她也会捞起藏在冷水中的火蜥蜴吃，或者从铁路附近的桑田里摘桑葚。脚上很快就起了水泡。水泡破了，露出红色的血肉。她索性脱掉鞋子，赤脚步行。顶着盛夏的烈日沿铁路前行，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她不想遇到人，尽可能不离开铁路。快到繁华城市火车站的时候，她就离开铁路，绕过城市。

第三天，她的脚绊上了木头支柱，大拇趾趾甲脱落，殷红的鲜血流个不停。她把脚贴在滚烫的铁道上，从脚尖蔓延到全身的刺痛反而令她感觉清爽。夏日的雷阵雨过后，被阳光晒得滚烫的身体降了温，不过湿漉漉的囚衣紧紧裹住身体，走路更吃力了。

她庞大的躯体缓慢却不停歇地向南挪动。出发后的第七天早晨，她终于隔着铁路看到了犹如火车般横向排列的砖窑。远远看

到砖厂的瞬间，空荡荡的肚子里突然涌起了什么，喉咙哽咽了。她坐在铁轨旁，茫然地俯视着砖厂。这些天来，她只是本能地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工厂，却不知道回去之后该做些什么。

春姬把头转向铁路对面，远处山脚下的坪岱映入眼帘。宛如曾经繁盛后来衰落的古代城市，坪岱被晨雾笼罩，隐隐地露出轮廓。距离很远就格外引人注目的是高高耸立在建筑物之间的剧场，看起来就像庞大的鲸鱼为了呼吸而从深海浮出水面。这座模仿鲸鱼而建的剧场由春姬的妈妈金福亲手设计。令人眼花缭乱的剧场招牌和剧场前面拥挤不堪的人们，以及卖零食的路边小贩的身影浮现在春姬的脑海。很久以前，剧场失火的时候，这些繁荣的风景全部消失了。整个剧场被火焰包围，巨大的火焰气势汹汹，直冲天空。全城的消防车都出动了，还是无法控制住熊熊的火焰。人们都退开很远，注视着仅凭一个女人的力量成就的巨大荣耀消失在火焰之中。火焰转向隔壁的市场，最终把坪岱变成了废墟。春姬坐牢期间，人们纷纷离开了没有希望的受诅咒之地，再也没有回来。火车站废弃了，无人的坪岱埋藏在自然的循环中，正在渐渐逝去。

春姬离开砖窑，走向水泵。首先要喝点儿水。长满红锈的水泵已经干枯，看样子不可能出水了。橡皮垫裂开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转。她走进厨房，拿着烧焦的汤锅，在附近找水。很快，她就在开向铁路的入口处发现了小水沟。顽强冒出地面的水蓼下积着温水。她小心翼翼地把水舀进汤锅。工厂的位置原来就

在沼泽地。为了填平沼泽，她的妈妈往里倒了很多很多的石子和泥土。当时觉得这个举动有些草率，后来，她的全部努力都得到了砖厂几十倍的回报。

水满了。春姬拿着汤锅，把水倒进水泵，迅速压了几下。水很快就消失在水泵里，只发出刺耳的风声。需要更大的水桶。她在工厂附近转来转去，寻找合适的容器，却在附近草丛里意外地发现了个大铁锅。正是厨房里那口大锅，还以为丢了。虽然已经生了锈，一只把手掉了，但是哪儿都没破。只要除去铁锈，应该还能派上用场。

很久以前，春姬的妈妈曾经在这口大铁锅里为工厂里的男人们煮面条。夏天，春姬的妈妈宰了拴在白杨树上的小狗崽，用这口大铁锅做狗酱汤。煮狗酱汤的日子里，整个工厂从清早就格外热闹。春姬的妈妈在院子角落里堆起砖块，架上大锅，开始烧水。工人们一边做事，一边悄悄地瞥着大锅那边，从早到晚都垂涎欲滴。当狗酱汤的味道终于弥漫整个工厂，太阳落山的时候，男人们带着满脸羞涩的微笑，聚集到大铁锅旁。春姬的妈妈一边和男人们开着暧昧的玩笑，一边给他们每人盛上一勺汤。他们汗流满面，咻溜咻溜地喝着热乎乎的汤。那时候，家里总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日子过得很充裕。

春姬把汤锅拿到水沟边，舀起地上的水，倒进大铁锅里。连续舀了几十次，大铁锅里才装满了水。舀水的时候，春姬感觉到

草丛里有股邪气。果然不出所料，她翻开茂盛的杂草丛，一条粗大的猫眼蛇正从草丛爬向水沟。春姬迅速抓住蛇的尾巴，用力扔在地上。猫眼蛇轻轻地痉挛一阵，长长地贴在地面。春姬不再理会猫眼蛇，双臂抱住大锅，用力举了起来。她的双腿摇摇晃晃。从水沟到水泵距离并不是很远，然而她已经九天没怎么吃东西，身体疲惫不堪，想要搬起铁锅并不容易。一百多斤的铁锅里装满水，两名壮汉抬起来也很吃力。

春姬四次放下大铁锅休息，总算把铁锅搬到了水泵旁。她往水泵里装满了水，再次去压水泵。水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陈旧的橡皮垫发出风声。大铁锅里的水都被吞掉了。她疲惫至极，差不多已经放弃的时候，终于有了起色。压水泵的手指尖传来沉重的感觉，红色的锈水流过之后，凉爽的地下水流淌出来。春姬先用嘴巴对准水泵口，喝了很久很久。凉水沿着食道进入胃肠，那种战栗感蔓延至全身。春姬气喘吁吁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脱去了单薄的囚衣。

赤裸裸的庞大身躯犹如水牛，暴露在盛夏的烈日之下。虽然几天没吃东西，但是被教导官称做“巴克夏”的身体仍然保持着一百二十公斤的体重。不过，春姬并不像大多数肥胖女人那样牵拉着腹部或臀部的赘肉。长期劳动锻炼出来的粗壮的胳膊和宽阔的肩膀，令人联想到男运动员，黝黑的皮肤使她看起来更加结实。她个子很高，将近一米八，又有橡树桩似的粗壮双腿支撑着她庞大的身体，的确很引人注目。年近三十还没有生过孩子，甚

至连怀孕都从未有过，乳房依然坚挺。

春姬在大铁锅里接了水，用汤锅舀水，泼上热乎乎的身体。冷冰冰的地下水碰到身体，因为炎热而疲惫不堪的身体赫然被惊醒，春姬情不自禁地发出呻吟，开始在水泵旁边洗澡。

春姬反复揉搓着自己的肌肤。没有得到任何人爱抚的肌肤，像命运凄凉的主人公，被囚禁在囚服中，跟随她跋山涉水，最后又回到这个砖厂。虽然已经被太阳晒得黝黑，而且伤痕累累，不过她的皮肤仍然保持着弹性。春姬像是在自慰，温柔而隐秘，却又执著地擦拭着全身每个角落。洗澡的时候，她想起了文的面孔。很久以前，继父文让体重将近一百公斤的她站在水泵旁，一边给她洗澡，一边说：“春姬呀，你这两条粗腿可以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战胜泥土，你这两条粗胳膊可以比任何人搬运更多的砖石，这是你的福分。”

文教会了她烧砖的方法。他的眼睛渐渐瞎了，谁也没有发现。后来，他又在深深的孤独中独自迎来凄凉的死亡。春姬突然感到茫然失措，停下了擦拭身体的手。她没有哭。花了很长时间洗澡之后，她像和面似的认真地洗净脱在旁边的囚衣，晾在草丛上面。

从远处峡谷里吹来带着冷气的风。她闭上眼睛，体会着从庞大裸体上舔过的风。好久没有这么清爽的感觉了。她的敏锐感觉通过沐浴得到了恢复，感觉到了混合在风中的峡谷里的阴湿气息，感觉到了藏在峡谷下面的岩石缝里沉睡的野貉的腥味，感觉

到了经过原野时沾染的野草的芬芳。终于回到应该回到的地方了。她安下心来，慢慢地摆脱了长久以来的紧张。

不一会儿，气喘吁吁地坐在水泵旁的她又感觉到了暂时遗忘的饥饿。她去了刚才舀水的水沟，拿回刚才被她抓住的猫眼蛇。蛇还没死，缠在她的胳膊上蠕动。这条蛇身体肥厚，足足有三尺多长。她用牙齿咬断蛇的喉咙，剥去蛇皮，露出了白花花的肥厚身体。尚未消化的青蛙和飞虫还留在胃肠。用水洗去血迹之后，春姬卷起蛇的身体，从头顶开始大嚼起来。她用牙齿咬下蛇肉，嚼了很长时间，油腻的香味充满了口腔。肉汁吸尽，她吐出了剩下的骨头渣。就这样，她坐着慢慢地吃光了整条猫眼蛇。用水冲过从蛇腹取出来的青蛙，也塞进了口中。

空了很久的肚子里有了肉，肠胃立刻开始蠕动，作呕的感觉油然而生。自从在监狱门口从一位老妇那里得到了一块豆腐，这几乎是她九天以来第一次吃东西，作呕也是理所当然。她勉强咽下沿着喉咙涌上来的食物。胃里终于平静下来。她用凉水漱了漱口，站起身来，穿上了还未晾干的囚衣。她用手撕掉了破碎的裤腿。她穿上湿漉漉的囚衣，茫然环顾四周。终于，她慢慢地走向起居室。砖窑附近爬来爬去的黄鼠狼看到她，张皇不迭地逃到草丛里去了。飞蓬草上嬉戏的黄蜻也连忙拍打翅膀，为她让路。

工厂的主人归来了。

## 鬼物

这个漫长的故事开始于在坪岱经营汤泡饭餐馆的老妇人。早在春姬出生之前，这位老妇就死了。两个人相距遥远，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谁知道呢，这些故事说不定就是复仇剧。老妇真能如愿以偿地复仇吗？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记得她的诅咒的人早已经不在人世，她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昨天——第一辆火车进入坪岱的时候。

汤泡饭餐馆位于火车站附近偏僻的角落里，专门以外地人和体力劳动者为对象，卖汤泡饭和马格利酒。餐馆由罕见的丑陋老妇独自经营。她其貌不扬，一辈子在厨房做事，练就了精湛的厨艺，客人络绎不绝。有一年冬天，老妇去市场买菜，滑倒在门口的冰面上。老妇冲着自己造成的冰发起了牢骚：“哪个该死的臭婆娘把洗菜水泼到别人家门前。”一边嚷嚷，她一边站了起来。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就像昔日掠过坪岱山谷的风，很轻。